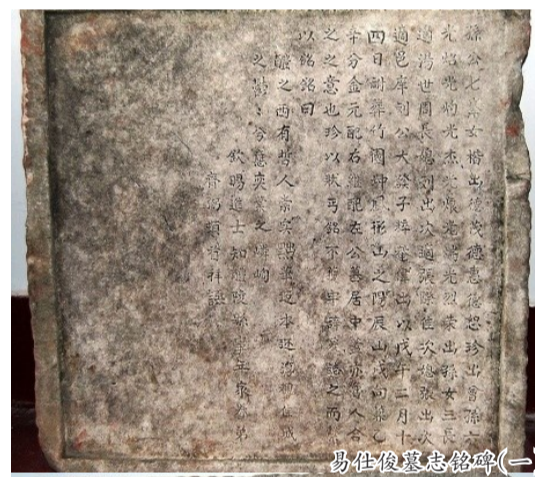


神农城迹

SHENNONG CHENGJI



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yzhy83@163.com



易仕俊墓志铭(一)



易仕俊墓志铭(二)

碑名:易仕俊墓志铭
材质:大理石
规制:长69厘米,宽69厘米,厚13厘米
年代:清
现状:藏涪陵口区文物局



湖南省第九批省级保护文物,南阳桥摩崖石刻,是清朝“岁进士”易仕俊与其两任妻子的合葬墓碑。

远眺九郎山九郎庙

碑刻里的株洲

中国向有修史之传统,所谓“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至于死者,则有墓志铭。

墓志铭,一般详述逝者生平事略。虽难免有溢美夸大处,可大体事略总还算靠谱,再加墓志铭勒石为记,保存得当的话,若干年后亦能辨认浏览,让后人得以略略逝者在这世间存留过的痕迹。

涪陵口区南洲镇竹园冲村(旧属醴陵),深山翠林中有一方高约20米、宽约15米的天然石壁,花岗岩类,质地坚硬,表面平整,上刻笔力遒劲的几个大字“元又配刘刘坟在上,夫主易仕俊刊。”这便是湖南省第九批省级保护文物,南阳桥摩崖石刻。

这块石刻其实是块体量巨大的墓碑,底下便是墓主易仕俊并元、继配妻子的合葬墓,墓碑不知何时已被盗,所幸内藏墓志铭仍保存完好,历经三百余年风雨,字迹仍清晰可辨,我们也得以从这些文字里,粗略拼凑出一个清朝“岁进士”的命运轨迹。

名门之后

“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易公墓志铭。

这是墓主易仕俊墓志铭的起首。有必要对“岁进士”这个词儿做个普及。“岁进士”不是殿试进士,是对于“岁贡(生)”的一种雅称。所谓岁贡,本指明清两朝按年限挑选各地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到后来选择标准就变了,不问优异与否,例由老资格的“廪生”论资排辈,俗有“揆贡”之称。秀才出贡,就等于在府、州、县学毕业,成了国子监的监生(俗称大学生),取得了出仕做官的资格,按例,开始只能做“候选训导”,就是候补州、县学的副学官,而且,绝大多数的“候选训导”都只是一种虚衔,难以实授,不能跟科举场中真刀真枪拼杀而出的进士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岁进士”之后的“候选儒学训导”六字也间接证实了墓主的身份,所以,地方文史资料中称易仕俊为钦赐进士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易仕俊,本名易清,仕俊是其字,先祖系山西太原人,西晋永嘉丧乱时南迁至浏阳。东晋王敦叛乱,族中先祖易雄(时为春陵县令),随湘州刺史王丞起兵平叛,并草檄历数王敦罪状,兵败被俘,英勇就义。王敦之乱平复后,东晋朝廷予谥忠愍,并在其故居建忠愍祠,春秋二祭,以表彰易雄为国平叛、英勇捐躯的悲壮之举和忠义精神。

按墓志铭所记,易仕俊先祖是自“忠愍殉难后避乱迁浏”的,此说有不确处,易雄是在长沙城被俘,后押解至武昌殉难,其时包括浏阳在内的湘州全境已为王敦所据,又岂有“避乱迁浏”之理?而且,易雄遇难时,有两个儿子天骥、天骏在外做官而幸免于难,史载其为避难逃至江西泰和,后来天骏一支又迁到宜春,两兄弟在江西繁衍,形成当地望族。一个可靠的推理是,易仕俊这一支的先祖是易天骥或者易天骏的后代由江西回迁至湖南的,而非墓志铭所记“由浏徙醴东山”,再“历十三世”,由易仕俊“始卜筑泉溪”,即今涪陵口区南洲镇竹园冲村(旧属醴陵西乡),正与明初“江西填湖广”的大移民时代相吻合。

持家有道

易仕俊兄弟四人,排行老三,其父名易君帝,墓志铭记其“有隐德”,然“不善治生”,“产不及中人十一”,这其实是很委婉的说法,家产不及中等人家的十分之一,大概算是“贫困户”了。

这窘困的家庭在易仕俊的操持下大为改观,“扩而大之,比于素封”,当然,这话也多有夸张处,素封是指无官爵封邑而富比封君的人,乡野之民,再如何发家致富,也比不上有官爵封邑之家家财万贯的,但易家的产业在易仕俊手下飞速扩展壮大是确切无疑的事实。

至于易仕俊是如何将家产扩大的,墓志铭中没提,却也留下了一丝端倪,墓志铭的最后落款为:“钦赐进士知醴陵县事家眷弟易雍顿首拜撰”,他与知县关系好。这也能解释,为何天资聪颖的易仕俊——家境窘困却能考取秀才功名入读县学,天资自是不低——却以“岁贡生”的功名终老?最大的可能即是,易仕俊在考取县学后,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如何壮大家业上,自然无暇理经书去科考场中搏个前程,只得论资排辈地以“揆贡”之身挽回些许颜面。

古道热肠

尽管凭一己之力挣下如许家业,白手起家的易仕俊却并不吝惜钱财,且“耻与守望钱者伍”,遇有修桥补路的善事,往往“取怀而予,无吝也。”墓志铭详细叙了易仕俊所办的两件公益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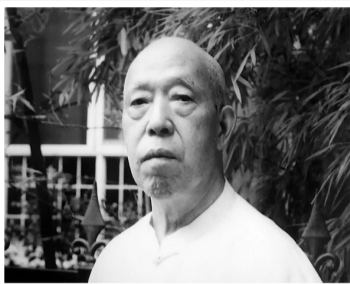
一是修醴陵易氏宗祠。自易氏先祖明初迁徙至醴,繁衍至易仕俊这一代,已历十三世,凡三百余年,醴陵一地却没有易氏后人兴建易氏宗祠以供子孙祭祀。易仕俊慨然出资,倡议修祠,并“置产为合族祭祀费”,再加其他易氏宗亲合力,醴陵易氏宗祠总算于易氏先祖迁醴三百余年后落成。

二是捐资重建浏阳的忠愍祠。忠愍祠即前文提到易氏先祖易雄,殉难后由东晋朝廷予谥忠愍,并建祠致祭,到易仕俊生活的年代,已逾1400多年,虽然历朝历代都有整修,彼时却早已倾圮无存,而据族谱所记,湖南、江西诸地的易氏宗亲,多是易雄后人,众宗亲早有重建之心,却一直没人牵头,幸得易仕俊站出来,“慷慨捐重资”,且“立碑以为倡”,方将这祭祀易氏先祖易雄的忠愍祠重新修建起来。

易仕俊生于康熙癸巳年(公元1713年)正月二十一,卒于嘉庆丁巳年(1797年)四月初三,享寿八十五,妻妻两房(原配,继配皆姓刘,且先亡),有子四、孙四、孙女三、曾孙六,四世同堂,寿享耄耋,亦算是喜寿,这未始不是其仗义疏财所修来的福报。更重要的是,易仕俊在世时便为先自己而亡的两位妻子挑选了一处风水绝佳的墓地,以备自己百年后合葬,墓穴正对面便是一方巨大且平整的天然石壁,正合做一块巨型的墓碑,于是便有本文开头那几个写于摩崖石刻上的遒劲大字,当然,请石匠刻字时的易仕俊并没有想到,这块巨大的天然墓碑会在自己身故三百余年后成为湖南省第九批省级保护文物,而跟随这块墓碑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两方刊有自己行状的墓志铭文碑,历经三百余年风雨仍清晰可辨,也得以让我们这些后人粗略拼凑出一个清朝“岁进士”的命运轨迹。

易仕俊墓志铭,清朝「岁进士」的命途轨迹

郭亮



熊声贵(1939年-2021年)

长期艺术实践之后的哲学思考。随着这种思考,他的创作也进入了自由王国。我喜欢看熊声贵先生晚年的作品,尤其是写意风格的,大巧而不工,浑厚而洒脱,浓烈而透彻,透着一种生命的张力。我手写我心,艺术总是让人的生命多了一种呈现。这种呈现,既是岁月沧桑的自然生命,又是超越于自然生命的艺术生命。

或许有人会问,世间以盗谋生者多也,何以并非人人如此呢?我想借用古人观点回答,唯有厚德,方能载物。

熊声贵给我的启示便是:择一物,专一物,精一物,成就一生,便是人物。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熊声贵没有这么说,但是这么做的。追思和缅怀,其实更多是学习和追随逝者的生命态度,从而成就更好的自己。

斯人虽去声犹贵,但愿来者皆可追。

斯人虽去声犹贵

——忆醴陵陶艺大师熊声贵 徐峰



熊声贵作品《鹤鹤薄胎碗》

濡目染之下也走上了陶瓷之路,几乎复制了相同的人生经历,先是考入“景陶”,再是分配到“陶研所”,最后父子同创“熊窑”。百年芳华,祖孙三代,不离陶瓷。如今,第四代的年轻人也考入艺术院校,开始接触陶瓷艺术了。

第三,陶瓷让他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尊重。60余年的从业经历,出色的艺术创作能力,让他有了丰富出彩的艺术成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熊声贵是中国陶瓷文化大使,上世纪八十年代便赴丹麦交流陶瓷艺术,九十年代参加中日韩陶艺研讨,赢得了国际声誉。

熊声贵二十一岁时,就参与“三馆瓷”设计,此后,“陶研所”包括毛泽东用瓷在内的诸多重大设计,他都是主要设计人员;五十三岁时,他的作品《悠然》获全国工艺品精品大赛金奖;五十四岁那年,他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文化艺术事业突出贡献奖”,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最重要的,陶瓷让他完成了自我实现。熊声贵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件作品必须和环境色彩发生关系,只有和周边环境和谐统一才有意境。他的认知,已经突破了陶瓷本身。他还说,艺术创作要在传承中有创新,有提高,说到底要有自己的思维。这是一种

株洲风物

九郎山的英雄气

张雄文

气也裹着浓浓绿意穿透而来。

隋末群雄逐鹿时,李世民率唐军南下征讨梁国。一路披靡时,不想在湘江边的株洲被梁军的神箭手射中右眼。李世民仓皇退到易守难攻的九郎山,巧遇云游山间的三位释家弟子与六位采药郎中,他们治好了李世民的战伤。李世民下诏修建“九郎庙”,亲拟“众山俯首,远水连天”做庙宇楹联。而今,九郎庙香火闪烁,钟声激越,千百年不绝。

上林寺则于近代飘扬过“一寸山河一寸血”的不屈大旗。1943年深秋,闯入株洲的日寇将上林寺烧为平地。石碑上事迹寥寥,人物已湮没无闻。我却依稀看见了一幅中国军民前仆后继,在林莽间斩杀日寇的鲜活图画。8公里外是躺卧着千余抗日英烈的陵园“流芳园”。

到山腰一处狭窄的平地,四下古木凌云,剑气陡然馥郁。友人眼里闪着敬畏,说是巾帼英雄秋瑾练剑之所。他又指点山下说,山脚有秋瑾的故居“槐庭”。秋瑾与富家子弟王廷钧婚后在“槐庭”生活了多年。然而,神州沉陆,山河破碎,秋瑾并未耽于个人的富足与安逸,时常于早晚到山上苦苦练剑,时刻准备拯民于水火。后来,她毅然东渡日本,开始了壮阔的革命生涯。

秋瑾的龙泉剑最终未能斩断腐朽幽暗的清王朝,却将英雄气永远留在了九郎山的林木间。

咀嚼着秋瑾“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句子,我感慨着登上了九郎山极顶。或许绝顶不胜寒,大树已稀疏,灌木却仍旧茂盛,一丛丛山胡椒挂满细密的果实,令我须臾间回到了童年。几时的记忆里,每到山间,我总要摘尝这种不打眼的植物果实。辛辣塞满口鼻时,一种格外的舒畅也渐渐而起。后来才知,山胡椒是难得的良药,可治筋骨酸麻、风湿麻痺等多种疾病。而今,在我的老家冷水江,山胡椒已发展为一种品牌产业。株洲大小街巷的餐馆常放着这种标明产地“冷水江”的山胡椒油。凝视着眼前葱郁的山胡椒,我默然沉吟:它并非李世民、朱元璋、秋瑾依柱的长天大树,却也难掩其富民报国的英雄气。

我驻足四望,绿意绵延,千里空洞。北面长沙、西面湘潭耸峙的楼宇历历在目,簇拥而来,似乎已触手可及。它们正在株洲融城的号角声里,铿锵着足音,争相与株洲的楼宇握手会师。这是一幅无数建设者们日夜构筑,成功日近的蓝图。建设者们洋溢的英雄气,与秋瑾等人的英雄气交织在一起,难舍难分。我想,曾经浩叹“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秋瑾泉下有知,或许也将欢呼“江山如此多娇”了。

